

从金中都景风门到明京师右安门,北京完成了从「城」到「都」的历史蝶变。景风门见证了北京首度成为王朝都城的开端,右安门则承载了明清城防建设的记忆。两座城门跨越时空,共同诉说着北京八百余年的建都历程与城市变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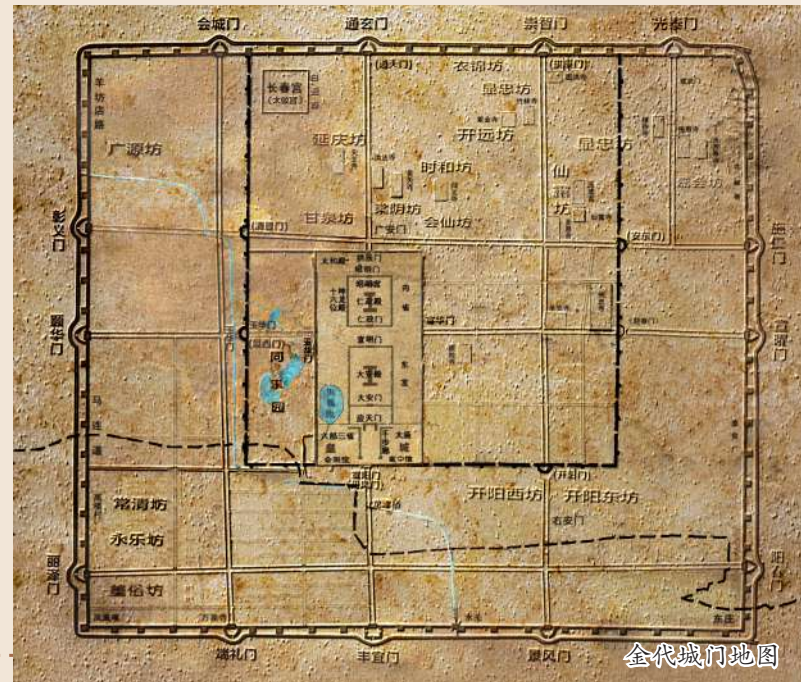
金中都景风门 见证北京从“城”到“都”的蝶变

北京的“建都史”,离不开金中都的关键转折。早在辽太宗时期,北京城被命名为“南京”,成为辽代“五京”之一,但彼时辽代政治中心仍在辽上京临潢府(今内蒙古巴林左旗),“南京”仅为陪都,并未真正承担都城职能。

金代初年,都城设在上京会宁府(今黑龙江哈尔滨)。随着疆域不

断扩张,加上女真新旧势力的权力博弈,金海陵王完颜亮决定推动迁都——1153年,正式将都城迁至北京,并命名为“中都”。这一决策不仅帮助金朝摆脱了旧贵族的束缚,加速推进汉化进程,更让北京首次成为王朝的政治中心,实现了从“城”到“都”的根本性转变,开启了北京长达800多年的建都历史。金

中都城的建设颇具匠心:它仿照北宋都城开封的格局,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向东、西、南三个方向扩建,共设13座城门,位于东南角的便是景风门。如今,景风门的遗址就在右安门街道的景风门地铁站附近,地铁站的名字也正源于这一历史遗迹,让千年历史与现代交通完成了一次巧妙呼应。



明朝时期,在这片土地上修建了一座右安门

明京师右安门因“庚戌之变”诞生的外城门户

与景风门的“规划性诞生”不同,明京师右安门的出现,源于一场改变明朝城防格局的“意外事件”。明初1368年,徐达率军攻克元大都,明太祖朱元璋将其改名为“北平”,取“平定北方”之意。明成祖朱棣即位后,将“北平”改名“北京”,还参照南京的朝廷建制设置官署,让北京逐渐成为明朝的“第二政治中心”。

当时的明京城在元大都基础上向南平移,延续了“内城+皇城”的嵌套格局——内城设9座城门、紫禁城设4座城门,这也是老北京“四九城”称呼的由来。不过,此时的北京尚无外城,右安门更不在建设计划之中。转折发生在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(1550年)。这一年,蒙古部落首领俺答汗为逼迫明朝开

放边境贸易,率军从古北口突袭,一路直抵北京城下,明朝被迫签订“城下之盟”。因当年为庚戌年,这一事件被称为“庚戌之变”,也是明朝继“土木堡之变”后,第二次被蒙古军队围困都城。嘉靖帝将此视为奇耻大辱,痛定思痛后决定整顿军务,修建外城,遵循“城必有郭,城以卫民,郭以卫城”的理念,强化都城防御。受限于财政压力,明朝最终仅完成了南面外城的修建——从高空俯瞰,外城如同给内城“戴了一顶帽子”,“帽子城”也成为北京城的经典别称。南外城共设7座城门,右安门便是其中之一,如今南二环路上的立交桥仍

沿用这些老城门的名字(永定门、左安门、右安门、广渠门、广安门、东便门、西便门),让300余年的历史记忆得以传承。右安门的建设并非一蹴而就,而是跨越了百年时光:嘉靖三十二年(1553年)修建外城时,仅完成城台与门洞;嘉靖四十三年(1564年)增设瓮城;隆庆二年(1568年)加建城楼;直至清朝乾隆二十四年(1759年),箭楼才最终落成,形成“单层单檐歇山式城楼+半圆形瓮城+箭楼”的完整格局。其旧址位于如今南二环右安门桥附近,地处丰台区右安门街道与西城区白纸坊街道交界处,“右安门街道”的名字,也正源于这一历史遗迹。(供稿/右安门街道)



金中都



敬业是个人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,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;敬业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要素,它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。

业精于勤荒于嬉,行成于思而毁于随。
——《韩愈·进学解》

敬业

我践行 我学习 我核心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
THE CHINESE DREAM
人民幸福 国家富强